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敬信類

譚復堂敬事而信 光緒朝，仁和譚復堂司馬獻以名孝廉現宰官身，宦皖中，屢權劇邑，補含山未赴，引疾歸。其為政也，以經術飭吏治，敬事而信，輿論推之。事上接民，無不相見以誠，不為朝三暮四之術，粹然儒吏也。嘗曰：「臨民以莊，必先持己以敬，則民不敢狎，而威信以昭，庶事以集。」識者歎為知言。

李孝愨體念敬字

李孝愨為明諸生，明亡，謝世事不復問，一意讀書。念聖學以敬為樞紐，顏其齋曰「主一」。每晨興，讀《孝經》《大學》《中庸》朱註各編，旁及他書，潛玩默體，務期實致之躬。

李函子為學主敬

李經世，字函子。家居學道，有密室焉，上蔡張仲誠為顏之曰「靜庵」，世因稱之曰靜庵先生。其為學也，仁孝為本，而主於敬。或問敬與靜孰要，曰：「敬乃所以為靜也。靜固靜，動亦靜，非敬何由矣。方吾流離蒼黃時，顧安所得靜，吾自持吾敬，迺遂志定氣亦定，斯即所謂靜也。上蔡先生手書靜字義蓋如此，密邇一室云乎哉！」

朱柏廬為學主敬

朱致一，名用純，江蘇崑山人。父集璜，諸生，貢太學，大兵下江東，城陷不屈死。致一恫焉，慕王褒攀柏之義，乃自號曰柏廬，隱居味道，以諸生老。其學確守程、朱，知行並進，而一以主敬為程。長洲徐昭法與為通家友，屢以書問學，答之曰：「竊觀吾兄酬應人倫，微喜諧謔。諧謔雖無損大節，要非君子所宜為。何者？書云：『德盛不狎侮。身狎侮，其職不修，心狎侮，其體不立。孔子曰：『修己以敬。』非外人物而為孤子之修，亦非外人物而為偏寂之修。故一修己而人安，百姓安矣。若視他人一分可忽，便是自己一分學力未到。蓋聖賢實見人之與我，此心同，此理同，吾無可驕於彼，彼無可為吾所忽者。夫婦之愚不肖，可以與知與能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，夫又何可忽乎哉！夫又何可忽乎哉！狎侮之心，畢竟起於忽人；忽人之心，畢竟起於不自修，未見自修之至而猶恐忽人者也。此『允恭克讓』所以為堯之德，『溫恭允塞』所以為舜之德也。」

朱柏廬進止肅恭

朱柏廬敦厲學行，聲光闡然。每歲孟春，輒率其弟子行釋菜禮，禮畢，講《四書》一章。進止肅恭，興起者眾。

胡石莊持躬主居敬

天門胡石莊，名承諾，勵志於學。嘗曰：「持躬以居敬為主，而嚴於不睹不聞，隱微幽獨，允執之謂也。先正所以為教，後人所以為學，必如是，為得其宗也。」

施星洲居敬

長洲施星洲茂才燦為沈文愨公德潛之師，居滄墅關之偏。其獨坐也，衣冠必肅，每出行，遇童子與之揖讓，必盡禮答之，過先賢祠宇墟墓，輒再拜移時始去。蓋無時無地不以居敬為學也。

王子方勉學者以敬

翼城王端，字子方，號任庵，布衣。其學以思得之，養其心以合乎理，定其性以全其天。嘗曰：「心者，一身之主宰也。理與氣合則為心，以理御氣則為敬。敬則中虛，虛則外邪不能擾。敬則中實，實則天理無不達。敬則明，不敬則昏；敬則勤，不敬則惰；敬則清，不敬則雜；敬則細，不敬則粗；敬則樂，不敬則戚；敬則大，不敬則小；敬則可以成人而至於聖賢，不敬則流於邪僻而無異禽獸。然則有志於學者，可不敬乎？」

朱止泉居敬窮理

寶應朱澤澐，號止泉，康熙朝諸生。初得陳畏齋《讀書分年日程》，即尋其次序，刻厲誦習。學天文於泰州陳厚耀，能得其意。繼而專意理學，居敬窮理，以朱子為師。嘗曰：「朱子之色莊言厲，行舒而恭，坐端而直，言貌之涵養者然。整容正坐，緩視微吟，虛心涵泳，切己體察，讀書之涵養者然。靜而常覺，靜之涵養者然。動而常止，動之涵養者然。仁之包義禮智也，求仁之涵養者然。仁義禮之歸於智也，藏智之涵養者然。歷觀朱子註疏，纂輯刪述粹精之理，居官事君治民忠愛之道，立身行事之大小，無不皆然，此所以動靜周流，皆貫通於涵養未發之中者也。然其間尤有當辨者，朱子曰：『敬字功夫，貫通動靜，但以靜為本，言乎主敬而靜也。』程子曰：『敬則自虛靜，不可把虛靜喚做敬，言乎主敬則無弊，主靜則有偏也。』二說不同，亦自相須，必以敬為主，肅然收斂，無有雜念，乃是性體，此下手要著。敬到熟處，自然一念不雜而靜，朱子無時不敬，無時不靜。敬、靜，一者也。若有意於靜而不知主敬，誠有如程子所言者。故朱子『答胡季隨呂寺丞講戒謹慎獨』二節言：『徹頭徹尾，隨時隨處，無不致其戒懼之力，於獨之起處，尤為切要，更加謹慎。』所以涵養須用敬，庶幾有未發之中以省已發，慎所已發以全未發之中，而用敬用靜之不可不辨也。」

朱止泉論主敬窮理之序

朱止泉嘗論主敬窮理之序，其言曰：「朱子立教，以遵小學收放心為先，小學主敬功夫，只是收斂在此，尚未能有所見，而主敬之功淺；入大學，必先格致，識得義理，有所涵養，而主敬之功深。到得成於己，斷定是箇孝弟忠信底人，仍用戒懼存養功夫，則所養益密，而主敬之功益深。此主敬窮理之序，不可不知也。」

朱止泉謂存心須敬

朱止泉之論存心也，則曰：「喫緊著力，惟在『敬』之一字。靜時能敬，則四德之根，發榮滋長，體段呈露。動時能敬，則四德之萌，直達流行，節目分明，此朱子發揮敬字最為聖學存心之要也。」

朱止泉肅容端坐

朱止泉未明即起，肅容端坐。辨色時，展卷莊誦，事至斯應，應已復誦。

康一峰論慎獨

武功康呂賜，號一峰。嘗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，此功夫知行兼到，自是切實精詳。又云：「《中庸》揭出慎獨，即孔子『修己以敬』之血脈，文成更提掇明快二錄，大旨已盡於此。」

崔清夫低首斂容

長垣崔渭源，號清夫，為胡具慶之姑夫，而相契，時與談論。當清夫議論鋒起時，一言及父母，即肅然，低首斂容，儼若父母臨乎其前者。一日，與具慶共論「孟懿子問孝」四章，清夫曰：「朱子解經，吾不敢議，惟解『子游問孝』一章，吾不能無憾焉。」具慶問之，清夫曰：「所謂犬馬皆能有養者，如犬馬之服役於人，及其以肉供人食，皆可謂之養。但犬馬能養人而不敬人。若人子不能敬親，即與犬馬無別，是蓋言人子無以自別於犬馬也。朱子乃曰：『犬馬待人而食，亦若養然。人畜犬馬，皆能有以養之，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，則與養犬馬者何異？』嗟乎！擬人必於其倫，奈何以養父母者而比之養犬馬乎？雖曰甚言以深警之，得毋言之太不倫乎！聖人豈忍作此言乎？人子豈忍聞此言乎？」當是時，清夫變容易色，搖首閉目，咨嗟歎息，連聲曰：「不可，不可。」

秦海翁側行卻立

秦德藻，號海翁，無錫人，對巖宮論松齡之封翁也。有篤行，常以敬持己。其事伯叔父也，甚謹。有一叔齒少於海翁者且二〇

歲，海翁見之，側行卻立，雖白首不渝。

張北湖論致知躬行之宜敬

海寧張北湖茂才朝晉潛究洛閩之學，嘗自題臥榻右柱曰：「臨牀伏枕，須思一日所言所行差謬否。」左柱曰：「夜半眠中，或起妄想，披衣起坐，豁然退聽。」其友褚惠公見之曰：「此山陰慎獨之功也，不愧衾影，莘臯有焉。」北湖又言治病之法，當理其心，動靜以敬，心火自定。治怒之法，克己為先，否則凝冰焦火，未易消釋。其答友人書云：「朱子為學之方，窮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踐其實。居敬者，所以成始而成終也。致知不以敬，無以識義禮之歸；躬行不以敬，無以致義理之實。持敬之方，主一無適，勿貳以二，勿參以三，終日儼然，討論典訓，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，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，思慮未萌而知不昧，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，不安於偏見，不急於小就，而為學之功成矣。」

楊文定疏言存誠主敬之學

楊文定公名時，嘗督雲貴。一日，具疏言事，疏中言及存誠主敬之學，世宗手批答之曰：「吾君臣萬里談道，不亦樂乎！」

向荊山論敬

向荊山，名璿，山陰人，幼敏悟。一日，讀《孟子》，至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」句，猛省而語人曰：「存此，則為君子；去此，不將為禽獸乎？」遂惘然恥為凡民，先從王陽明族裔王行九講良知，後得《高忠憲年譜》、薛文清《讀書錄》，反覆玩味，內以體諸身心，外以驗諸事物，乃覺良知之說未當，而居敬窮理之確不可易也。嘗曰：「程子所謂敬，則只是敬，敬字上更添不得。蓋主一之謂敬，纔添，便不是主一也。要之敬時，連這敬字也著不得。著箇敬字，便已添了一件，已不是敬矣。故程子又謂『以敬直內便不直也』。」

劉先庚正襟危坐

南昌劉丁，字先庚。每讀書，正襟危坐，至夜分，未嘗敬側。待人必誠信。弱冠補弟子員，授徒自給。來學者必教以整齊嚴肅，收斂精神，曰：「此固聖學，即舉業，亦無他巧也。」

汪紱初以敬剔起心

婺源汪紱初茂才烜好學，治宋五子書。嘗有人詢之曰：「同此一心，或言敬，或言誠，或言仁，或言一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敬是提攝此心，使不走作；誠是此心所得於天之實理。此理實而不妄謂之誠，此理全而不虧謂之仁，此理純而不雜謂之一，其實一也。誠有以實心言者，亦以能敬，則此心實有此理而無妄耳。心如燈火，一片靈明，敬如剔起此心，使之靈明不息，而光自無不照。若久而不剔，則此靈明亦漸昏去，若先有物蔽之，則其明有所不照矣。燈中有燭，能障光明，此非燈火之本體，乃火所附之燭之燼，形氣之私也。剔之，則此燭自落矣。」

汪紱初教弟子以敬

汪紱初之教弟子也，必以敬，坐不得倚，立不得跛，以謹制其容度。閒與客坐語，弟子胡元僕足小跛，童子倚側笑曰：「先生亦跛耶？」胡肅然，謂同學曰：「童子箴我是，若曹退思，恐未必如我也。」

姜雲一危坐竟日

姜國霖，字雲一，濰縣人。生平無急言遽色。嘗於廣眾中危坐竟日無頽容，人或非毀之，即面諍，終夷然不為動也。

陳宏猷衣冠必正

康、雍間，太倉有陳宏猷者，方年二〇五時，即有志求道，不應試，惟教授生徒以自給。初好《易》，後乃專力於《四子書》。手《四書》一編，終日研討，雖燕居，衣冠必正，鄉里笑之曰：「是小朱文公也。」

祝人齋用力於敬

海寧祝人齋，名淦。勵志勤學，用力於敬，須臾不離。家居對妻妾，與遊處王公大人間無異容。

羅謙齋盛暑衣冠

羅登選，號謙齋，衡山人。少溺苦於學，遂患心疾。年二〇九，棄諸生，益閉戶讀書。僑居長沙，足不及市者五〇餘年。為人溫而恭，仁而好施。與人言，姝然如恐傷之。故人子弟往見之，雖盛暑必衣冠，坐無惰容，見者自肅。

童寒泉論敬

連城童寒泉茂才能靈勵志於學，生平守程、朱家法，於先儒言理言功夫，一字不放過，往往舉其難明者，曲折指譬，而不厭其繁。其有參考互驗，信之於心，而亦未嘗已於辨難。其答長樂鄭一志曰：「尹氏之論敬，謂中心不容一物；謝氏之論敬，謂常惺惺法，此要皆說得透露，有精神，但稍費力耳。程子曰：『整齊嚴肅，則心便一，一則自無非僻之干。』其言平正，而二家之說皆涵蓋焉。何也？心若一時，自不容一物而常惺惺也。且程子從整齊嚴肅說來，便有把握，只須將容貌言語上有形象處整頓收斂得來，自然心已一也。若單從心上用力，而求其不容一物而常惺惺，便未免太勞苦拘迫而難於持久，且或反致別生病痛而不自知，此不可不察也。大抵朱子雅言，亦是如此。然此一處，亦足以見程子之言甚似孔子也。」

童寒泉端坐於廁

童寒泉持己以敬，衣冠衣，冠儒冠，立必正，行必緩，每出輒為途人所指，曰：「此儒者也。」一日晚歸，以內急如廁，亦正襟端坐，坐二小時許竟無所遺。蓋其氣內斂，遂至不得排洩也。

任可軒盛暑正衣冠

長洲任可軒孝廉時懋勵志於學，以居敬窮理自期。時里中有文社，每當同人會集，議論騰起，甚或譁譟叫呶，而坐有寂然無言者，視之，可軒也。會課經義，雖盛暑，必正衣冠，終日如對古聖賢。

鄭板橋居敬窮理

興化鄭板橋大令變以詩、書、畫三絕著稱於乾隆朝，風流文采，照耀一時。世皆謂其跡弛不羈，倜儻自喜，而不知其亦頗講求居敬窮理之功也。其官山左時，臺司有所委任，無不敬謹將事。及罷官家居，周旋鄉里間，於宗族姻世之尊長，歲時宴會，亦必致敬盡禮，無或失儀。人怪而問之，則曰：「《逸周書》有云『敬事供上曰恭』，臺司尊長，於吾皆為上也，敢不敬乎？」

倭文端持己以敬

倭文端公仁，字良峰，官至文華殿大學士，隸蒙古正紅旗。河南開封之駐防也。居近濂洛，為世名儒。官京師時，時與曾文正公國藩、吳彥甫侍郎廷棟相過從。嘗曰：「吾人居官行政當求所以身體而力行者，而以持己以敬為之本。」故每退直觀書，輒陳一編，正襟對案，席不正不坐也。客至，恆肅衣整冠，迓於庭除，及就座，莊容相對，所談皆身心性命之語，無戲言。

俞筱甫執事敬

俞筱甫通守，名廷瑛，吳縣人。官浙江有年，儒雅風流，為無錫秦澹如廉訪湘業所器重，樽酒論文，時與倡和。廉訪嘗檄委之，有所句當，通守執事必敬，慎於行，不稍忽。仁和孫月泉布衣承祖與廉訪、通守雅故，語廉訪曰：「俞君任事勤懇，無時下名士惡習，於宦海中吾見亦罕矣。」廉訪曰：「彼實居敬窮理之名士也。」

陸麗京言必信

陸麗京學既淵茂，而言必信，行必果。有人屬書郵寄者，務令必達，且終身未嘗私扣一函。時人以阮長之不侮閭室比之。

路安卿重然諾

曲周路安卿封翁澤農重然諾，久要不忘。與崑山顧寧人處士炎武善，偶有緩急，假顧金，絕無一人知之者。及聞顧逝，即寄償其家，不以其物而爽約也。其嗣子來，留之肄業，踰二載，厚裝遣之。

蔡眉人重然諾

蔡眉人，世族也，被服儒素，生平重然諾。方病之殷，有來問所託事者，家人辭之，眉從枕上大聲應之，且誦荀息之言曰：「死者復生，生者不愧。」蓋眉人自知病革，意謂生者幾時能不相見，生者後死，死者不愧也。

周輿則重然諾

錢塘周輿則，名軾，重然諾，不鬪智瓌。起家中人產，為賈吳越間，末年乃比素封。康熙辛卯，一遭盜劫，南北諸賈寄帑千計，咸謂無遺。事定，傾囊還之，曰：「寧失吾有，勿以累客。」客益歎服。其後客遂輻輳於其門。

黃庭表重信

太倉黃庭表太史與堅性落落，惟與人交，有所諾，雖當生生死難，不欲轉目相背負，蓋重信也。

程魚門不爽游約

程魚門客金陵，嘗與袁簡齋約游雨花臺，及期而風雨作，有厄之者，魚門曰：「簡齋，信人也。吾與之期矣，而不往，乃獨使彼為信人乎？」遂持蓋著屐，途中甚狼狽，不顧也。至，則簡齋之行廚已在矣。俄而簡齋至，天亦霽，遂相與賦詩飲酒以為樂，流連竟日，薄暮始歸。

良穆騰請停旗人淘汰例以示信

八旗兵丁，凡非滿、蒙人之投效及本身有罪者之子孫，名隸附冊。每屆三年，輒一淘汰，銷除旗檔，坐是遂窮無所歸，至有流離失所者。乾隆時，京口駐防鑲藍旗佐領良智建議：以為嘉其祖父之勞，賞延於世；戮其祖父之罪，罰弗及孥。前既以加恩而准其入旗，今乃以無罪而使之出旗，失信於人，甚為朝廷惜之。擬請停止三年淘汰舊例，以廣皇仁而昭大信。大府據以上聞，得旨俞允。良字穆騰，性簡默，寡言笑，好讀書，工畫蘭竹，尤精滿、蒙文。子一，即道光王寅殉難之望阿也。

蔡璘重諾責

蔡璘，字勉旃，吳縣人。重諾責，敦風義。有友某以千金寄之，不立券。亡何，其人亡，蔡召其子至，歸之，愕然不受，曰：「嘻！無此事也，安有寄千金而無券者？且父未嘗語我也。」蔡笑曰：「券在心，不在紙，而翁知我，故不語郎君。」卒輦而致之。

劉融齋償逋不逾期

興化劉融齋司業熙載，嘗以翰林侍上書房，貧無僕，每入直，懷食物以往。屆年節，內豎例索犒金，一日某小閹至，見其方以脫粟煮於老瓦罐，詢之曰：「君所食耶？」逡巡去。久之，愈窘，將斷炊，乃辭官，乞假游晉，假寓某同年所，設帳授徒。脩脯所入，輒銖積寸累，以償宿逋，戚友所貸，雖一金必還，且無一逾期者。

吳彥甫不欲失信

吳彥甫侍郎在京時，一日飲於鄉人家，酒闌行令，負者罰於翌日作東道主，乃餉同座者以晚餐。吳屢負，而是日驟寒，吳歸而疾作，同座者知之，誠勿設宴，吳不可，仍折柬招客，令家人設具。或詫之，則曰：「此雖游戲事，亦不欲失信也。」客至，仍出而酬酢，且終席焉。

左文襄不欲失信

各省省城附郭之知府謂之首府，首府出缺，由藩司查照補缺輪次，挨班序補。湘陰左文襄公宗棠督兩江時，不明此例，適江寧府出缺，即以其文案試用知縣某署理。藩司力爭不可，文襄曰：「保過府班，則得矣。」藩司曰：「府班人多，談何容易？且朝廷有定制，似不宜擅更。」文襄大怒曰：「君以朝廷齋我耶？我出將入相數十年，用人惟知擇其才耳，不知定制也。」藩司憤。時蘇撫某亦與文襄有隙，乃以擅改祖制紊亂官常劾之，文襄不知也。及部員函告文襄，文襄語人曰：「我許某權首府已言之矣，不可失信也。」乃奏以試用知縣保舉知府。旋奉上諭，著照所請。

穆香甫償逋不失信

天津有穆香甫者，回人也，以誠篤著，富累世矣。香甫之父在時，一日，有豆船被水，泊岸求售，上船審視，以廉價購之。蓋豆之被水者，僅外層耳，其在內者，均乾燥，可久囤也。是年豆適匱，遂大獲利。香甫亦營豆業，某歲失利，大困，其所與往來之票號錢莊皆以香甫誠篤，戒令明歲清償。香甫不允，曰：「吾惟知負人逋，必如約以償，即蕩產亦不恤。吾穆氏向固若是耳，信不可失也。」遽簿其物，售以付債主，於是遂貧。

邊竺潭不欲失信

光緒時，漢軍宗嘯吾司馬山、任邱邊竺潭、滄州尹葆樞皆需次於浙，過從甚密。宗有孫月泉布衣所手拓之漢帖五帙，視為瓌寶，什襲珍藏，不輕示人也。邊嘗假觀，以日為限，謂必自贖以返之。及期而運使傳見，以有要公，約作竟日談。邊慮誤返帖事也，親挾之詣宗，宗留之，摩挲鑒賞，約一小時始出。詣運署，則已誤見客時矣，屏不見。他日，運使語錢塘丁松生大令丙曰：「邊某抗我命，何也？」自是深咎之。丁曰：「彼亦欲不失信於人耳。」

謝阿明不敢失信

有謝阿明者，蘇之市井細民也，以鬻果為生。桃、杏、李、梅、梨、橘、瓜、蓮、藕、栗、枇杷、楊梅之屬，每屆時，必擔之行里巷以求售，價不二，品必佳，人咸信之。有與之期者，付定資，屆期必如其日時以與之，未嘗爽約也。一日，臨頓路夏子英定購白沙枇杷，約期交易，及期而洞庭山之船不至，乃反其定資。夏語以明日交貨不為遲，謝曰：「吾自言今日，吾不敢失信耳。」

潘文勤宴客不失時

吳縣潘文勤公祖蔭每具啟約客，客依時至，則進酒盡歡，或稍越時，則肅之人座，啜之以茗，且與長談，而終不具饌。坐久，客飢，則令進麵一器而已。客退而讓其慢，文勤不受也，曰：「客自失時，我何罪焉？」

趙仲穆鑄石不爽約

武進趙仲穆，名穆，以鑄刻圖章負盛名。光緒己丑七月，俞筱甫通守以家藏田黃、雞血、昌化等佳章四方俾其鑄，約月望可取。九月，趙寢疾，月初旬猶未瘳，慮愆期，力疾起，為之奏刀，三日夜，憊甚。其妻固嘗從學，憫之，至是為之代者半，四日悉告蒞，俞如期取之以歸。子小鐵，能世其學。

俞筱甫如期還金

俞筱甫通守嘗權稅於西興，不妄取，及卸事，幾無以給朝夕，貸於譚復堂司馬，約以翌年歲晚償之。將屆期而疾作，乃輟醫藥，貨琴書以摒擋一切，卒如期以還。

徐少漁償金不失信

錢塘徐少漁嘗從蒙古守彝齋貢【音忒，從人借入財物也。且暮乞資蠻夷，與古義之貸同。古義，借債曰貸，《孟子》「又稱貸而益之」謂借入也。今簿記學術語所用之貸與借為對稱，則專指借出言，此故用貸字。】銀幣百圓，貢之日，為光緒庚寅八月朔，期以一載畢償，不署券。翌年為辛卯，八月初，少漁觸暑而病，幾殆，臥榻嚙語，輒喃喃自言曰：「彝齋之金，償期迫矣，吾果死者，將如何？」語為其婦金氏所聞，告之曰：「君今方臥疾，醫藥之費所耗不貲，且所假無券，固無踐約之必要也。其奚憂！」少漁曰：「彼以信我而不立券，我何可自失其信？」亟指頭一筭而言曰：「此中有玉如意一柄，狐裘二襲，可將去易金。」婦如言，命僕至質庫，得銀幣九圓以歸。少漁乃又貸於人，得圓，遂如期以償彝齋。越數日，疾亦瘳。

昭信股票失信

光緒戊戌正月，詹事府右中允黃思永奏籌借華款，請造自強股票，命戶部速議。戶部議印造股票一百萬張，名曰昭信股票，以

五釐行息，分二□年償還本利，令京外王公將軍督撫及大小文武官員均領票繳銀，以為商民之倡。奏入，允行。七月，以昭信股票擾民，命即停止。

己亥正月，榮祿等奏請將認領昭信股票銀兩作為報效，允之。於是自慶親王奕劻以下及中外文武大小各官，均獎敘有差。仍諭各省紳商士民認繳之款，照原議按年計利，如期還本。然次年為庚子，即遭拳匪之禍，迄未償還。

邑令與盜均不失信

某宰山東某邑，三年，以病歸，年甫四□。宦囊足自給，乃栽花養魚以終身，人皆重其高尚，然實不得已也。蓋邑故盜藪，宰是者多置吏議去，某蒞任，謂盜不去官不安，銳意擒盜。盜首五人，眾咸知其姓名，而官與吏胥弗敢問。某指名索五人，隸役屢受刑而弗能獲也。一日，閩傳刺，謂有人求見，視之，則五人姓名也，立傳進。五人者，貌甚偉，自陳將有遠行，借千金為路費，某諾之。五人云：「某日三鼓時，自到內室面領。」某亦諾之。遂去。某念蒞任未久，何從得千金？而既已諾之，不可失信，遂假之於人，並設酒食於內室，令妻子遠避。是夕獨坐，秉燭待。三鼓，屋瓦聲砉然，五人至，衣黑衣，立於前曰：「千金如何？」曰：「在几。」五人笑曰：「子信人也。」某曰：「能飲啖酒食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遂大肆飲啖，不交一言。啖畢，人取二百金，珍重一聲，且謂他日當奉還也。旋不見，但仍聞屋瓦聲砉然耳。此後境無一盜，夜不閉戶，殆以鄰境為壑矣。三年，某宦囊已裕，自念非有膽何以致此，除夕置酒，始與家人言之。

一日，某晨起，几置銀若干，視之，則前所贈盜金也。旁插一匕首，霜鋒可鑑，有札一封，置劍左，啟視之，云：「某非少金者，向之所為，試君膽耳。而君若此，敢不欽佩？某等足不履君境已三年矣，君宦囊雖不多，然某日寄家置田之銀若干，某日存典生息之銀若干，已數倍於此，某等相酬，已不為薄，倘再戀棧，殊於某不便，某之不便，亦即君之不便也。謹將原金繳還，三日之內，如不告病邁返者，視此劍。」某閱竟，汗出如浴，不知所云。翌日，即上牘以病去官。

送快信者不失信

自郵局興而有快信，繁盛之都會悉有之，有專足之郵差投遞，雖夜分必往，雖風雨無阻。長沙郵差易壽彭職送快信，宣統辛亥夏五月，一日，大風雨，至落星田，其地有大樹，風甚樹折，枝適壓其背，血流被體，猶忍痛疾奔，分投訖，始歸，已薄暮矣。家人尤之，謂何不早歸就醫，則曰：「余所送者，快信也，焉可以余一時之傷而失信乎？」

國人不信信條

宣統辛亥秋九月，隆裕后頒布憲法信條□九條，擇期宣誓太廟，冀以實行立憲，藉緩革命之禍。而國人不信之，江、浙、皖、桂、閩、粵亦皆相繼獨立矣。